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

士子攻書農種田，工商勤苦掙家園。世人切莫閑遊蕩，遊蕩從來誤少年。

嘗聞得老郎們傳說，當初有個貴人，官拜尚書，家財萬貫，生得有五個兒子。只教長子讀書，以下四子農工商賈，各執一藝。那四子心下不悅，卻不知甚麼緣故，央人問老尚書：「四位公子何故都不教他習儒？況且農工商賈勞苦營生，非上人之所為。府上富貴安享有餘，何故捨逸就勞，棄甘即苦？只恐四位公子不能習慣。」老尚書呵呵大笑，疊著兩指，說出一篇長話來，道是：

世人盡道讀書好，只恐讀書讀不了。讀書個個望公卿，幾人能向金階跑？  
郎不郎時秀不秀，長衣一領遮前後。畏寒畏暑畏風波，養成嬌怯難生受。  
算來事事不如人，氣硬心高妄自尊。稼穡不知貪逸樂，那知逸樂會亡身。  
農工商賈雖然賤，各務營生不辭倦。從來勞苦皆習成，習成勞苦筋力健。  
春風得力總繁華，不論桃花與菜花。自古成人不自在，若貪安享豈成家？  
老夫富貴雖然愛，戲場紗帽輪流戴。子孫失勢被人欺，不如及早均平派。  
一脈書香付長房，諸兒恰好四民良。暖衣飽食非容易，常把勤勞答上蒼。

老尚書這篇話，至今流傳人間，人多服其高論。為何的？多有富貴子弟，擔了個讀書的虛名，不去務本營生，戴頂角巾，穿領長衣，自以為上等之人，習成一身輕薄，稼穡艱難，全然不知。到知識漸開，戀酒迷花，無所不至。甚者破家蕩產，有上稍時沒下稍。所以古人云：五穀不熟，不如莠稗；貪卻賒錢，失卻見在。這叫做：

受用須從勤苦得，淫奢必定禍災生。

說這漢末時，許昌有一巨富之家，其人姓過名善，真個田連阡陌，牛馬成群，莊房屋舍，幾□餘處，童僕廝養，不計其數。他雖然是個富翁，一生省儉做家，從沒有穿一件新鮮衣服，吃一味可口東西；也不曉得花朝月夕，同個朋友到勝景處遊玩一番；也不曾四時八節，備個筵席，會一會親族，請一請鄉黨。終日縮在家中，皺著兩個眉頭，吃這碗枯茶淡飯。一把匙鑰，緊緊掛在身邊，絲毫東西，都要親手出放。房中桌上，更無別物，單單一個算盤，幾本賬簿。身子恰像生鐵鑄就，熟銅打成，長生不死一般，日夜思算，得一望□，得□望百，堆積上去，分文不捨得妄費。正是：

世無百歲人，枉作千年調。

那過善年紀五□餘外，合家稱做太公。媽媽已故，止有兒女二人。兒子過遷，已聘下方長者之女為媳。女兒淑女，尚未議姻。過善見兒子人材出眾，性質聰明，立心要他讀書，卻又慳吝，不肯延師在家，送到一個親戚人家附學。

誰知過老本是個看財童子，兒子卻是個敗家五道，平昔有幾件毛病：見了書本，就如冤家；遇著婦人，便是性命。喜的是吃酒，愛的是賭錢。蹴踘打彈，賣弄風流，放鷓擊鷹，爭誇豪俠。耍拳走馬骨頭經，使棒輪槍心竅癢。自古道：「物以類聚。」過遷性喜遊蕩，就有一班浮浪子弟引誘打合。這時還懼怕父親，早上去了，至晚而歸。過善一心單在錢財上做工夫的人，每日見兒子早出晚入，只是在學裡，哪個去查考。況且過遷把錢買囑了送飯的小廝，日逐照舊送飯，到半路上作成他飽啖，歸來瞞得鐵桶相似。過善何緣得知。過遷在先生面前，只說家中有事，不得工夫。過幾日間，或去點個卯兒，又時常將些小東西孝順。那先生一來見他不學讀書之人，二來見他老官兒也不像認真要兒讀書的，三來又貪著些小利，總然有些知覺，也裝聾作啞，只當不知，不去拘管他。所以過遷得恣意無藉，家中毫不知覺。

常言說得好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」不想方長者曉得了，差人上覆過善。過善不信，想道：「若在外恁般遊蕩，也得好些銀子使費，他卻從何而來？況且小廝日日送飯到學，並不說起不在，哪有這事！」又想道：「方親家是個真誠之人，必是有因，方才來說，不可不信。」便喚送飯的小廝來問道：「小官人日日不在學裡，你把飯都與那個吃了？」這小廝是個教熟獼猴，便道：「呀！小官人無一日不在學裡，那個卻掉這樣大謊？」過善只道小廝家是實話，更不再問。

到晚間過遷回來，這小廝先把信兒透與知道。到了房中，過善問道：「你如何不在學裡讀書，每日在外遊蕩？」過遷道：「這是哪個說？快叫來，打他幾個耳聒子，戒他下次不許說謊！我哪一日不在學裡？造這話來謗我！」過善一來是愛子，二來料他沒銀使費，況說話與小廝一般，遂信以為實然，更不題起。正是：

因無背後眼，只當耳邊風。

過了幾日，方長者又教人來說：「太公如何不拘管小官人到學裡讀書，仍舊縱容在外狂放？」過善道：「不信有這等事！」即教人在學裡去問，看他今日可在。家人到學看時，果然不見個影兒。問那先生時，答道：「他說家中有事，好幾日不到學了。」家人急忙歸家，回覆了過善。過善大怒道：「這畜生原來恁地！」即將送飯小廝拷打起來。

這小廝吃打不過，說道：「小官人每日不知在何處頑耍，果然不到學中，再三教我瞞著太公。」過善聽說，氣得手足俱戰，恨不得此時那不下子就立在眼前，一棒敲死，方泄其忿。卻得淑女在旁解勸。

捱到晚間，過遷回家，老兒滿肚子氣，已自平下了一半，才罵得一句：「畜生！你在外胡為，瞞得我好！」淑女就接口道：「哥哥，你這幾日在哪裡頑耍？氣壞了爹爹！還不跪著告罪？」過遷真個就跪下去，扯個謊道：「孩兒一向在學攻書。這三兩日因同學朋友家中賽神做會，邀孩兒去看，誠恐爹爹嗔責，吩咐小廝莫說。望爹爹恕孩兒則個！」淑女道：「爹爹息怒，哥哥從今讀書便了。」過善被他一片謊言瞞過，又信以為實。當下罵了一場，關他在家中看書，不放出門。

隔了兩日，有人把幾百畝田賣與過善，議定價錢，做下文書，到後房一隻箱內去取銀子，開箱看時，吃了一驚。那箱內約有二千餘金，已去其大半。原來過遷曉得有銀在內，私下配個匙鑰，夜間俟父親妹子睡著，便起來悄悄揸開，偷去花費。陸續取溜了，他也不知用過多少。當下過善叫屈連天。

淑女聽得，急忙來問，見說沒了銀子，便道：「這也奇怪，在此間的東西，如何失了？爹莫不記錯了，沒有這許多？」過善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原來這畜生偷我的銀子在外花費。」即忙尋了一條棒子，喚過遷到來。此時銀子為重，把憐愛之情擱過一邊。不由分說，扯過來一頓棍棒，只打得滿地亂滾。淑女負命解勸，將過善拉過一邊，扯住了棒兒。

過善喝道：「畜生！你怎樣偷的？在那處花費？實說出來，還有個商量。若一句支吾，定然活活打死！」過遷打急了，只得一直說，連那匙鑰在禪帶上解將下來。氣得過善雙腳亂跳道：「留你這畜生，總是不肖之子，被人恥笑！不如早死，倒得乾淨。」又要來打。那時闔家男女都來下跪討饒。

過善討條鏈子，鎖在一間空房裡去，連這田也不買了，氣倒在一個壁角邊坐地。這老兒雖是一時氣不過，把兒子痛打一頓，卻又□分肉疼，想道：「看他這模樣兒，也不像落莫的，誰道倒是個敗子！怎地使他回心轉意便好？」心下躊躇，無計可施。

淑女勸道：「爹爹，事已至此，氣亦無益。只因哥哥年紀幼小，被人誘引，以致如此。今後但在家中讀書，不要放他出門，遠著這班人，他的念頭自然息了。」眾家人也勸道：「太公關鎖小官人，也不是長法。如今年已長大，何不與他完了姻事？有娘子絆住身子，料必不想到外邊遊蕩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過善見說，深以為然。

兩三日後，放其鎖禁，又將好言教誨。過遷受了這場打罵，勉強住在家中，不敢出門。

半月之後，過善擇了吉日，叫媒人往方家去說，要娶媳婦過門。方長者也是大富之家，妝奩久已完備，一諾無辭。到了吉期，迎娶來家。那過善素性儉樸，諸事減省，草草而已。

且說過遷初婚時，見渾家面貌美麗，妝奩富盛，真個日日住在家中，橫豎成雙，全不想到外邊遊蕩。過善見兒子如此，甚是歡喜。過了幾時，方氏歸寧回去。過遷在家無聊，三不知閃出去尋著舊日這班子弟，到各處頑耍。只是手中沒有錢鈔使費，不能恣意。想起渾家箱籠中必然有物，將出舊日手段，逐一換開搜尋去撒漫。使得手滑了，連衣飾都帶來弄得罄盡。

不一日，渾家歸來，見箱籠俱空，叫苦不迭，盤問過遷時，只推不知。夫妻反目起來。

過善聞知，氣得手足麻冷，喚出兒子來，一把頭髮揪翻，亂踢亂打。這番連淑女也勸解不住了。過善喝道：「只道你這畜生改悔前非，尚有成人之日。不想原復如是，我還有甚指望！不如速死，留我老性命再活幾日！」見旁邊有個棒槌，便搶在手，劈頭就打。嚇得淑女魂不附體，雙手扳住臂膊哭道：「爹爹，別件打猶可，這東西斷然使不得的！」方氏見勢頭利害，心中懼怕，說道：「公公請息怒，媳婦沒不多幾件東西，不為大事。」過善方才放手。

淑女勸父親到房中坐下，告道：「爹爹只有一子，怎生如此毒打？萬一失手打壞，後來倚靠何人？」過善道：「這畜生到底不成人的了！還指望倚靠著他？打死了也省得被人談恥。」淑女道：「自古道：『敗子回頭便作家。』哥哥方才少年，那見得一世如此！不爭今日一時之怒，一下打死，後來思想，悔之何及！」過善被女兒苦勸一番，怒氣少息，欲要訪問同遊這班人告官懲治，又怕反用銀子，只得忍耐。

自此之後，過遷日日躲在房裡，不敢出門，連父親面也不敢見。

常言道：「偷食貓兒性不改。」他在外邊放蕩慣了，看著家中，猶如牢獄一般，哪裡坐立得住？過了月餘，瞞著父親，悄悄卻又出去。渾家再三苦諫，全不作准。欲要向過善說知，又見打得利害，不敢開口，只得倒與他隱瞞。過遷此時身邊並無財物，寡闖了幾日，甚覺沒趣。料道家裏，決然無處出豁，私下將田產央人四處抵借銀子，日夜在花街柳巷，酒館賭坊迷戀，不想回家。

方氏察聽得實，恐怕在外學出些不好事來，只得告知過善。過善大驚道：「我只道這畜生還躲在房裡，原來又出去了！」埋怨方氏道：「娘子，這畜生初出去時，何不就說，直至今日方言？」方氏道：「因見公公打得利害，故不敢說。」過善道：「這樣不肖子，打死罷了，要他何用！」當下便差人四下尋覓。淑女姑嫂二人，反替他擔著愁擔子，將棍棒之類，預先都藏過了。早有人報知過遷。

過遷量得此番歸家，必然鎖禁，不能出來，索性莫歸罷，遂請著妓者藏在閑漢人家取樂。覺道有人曉得，即又換場。一連在外四五個月。這些家人們雖然知得些風聲，那個敢與小主人做冤家！只推沒處尋覓。過善愈加氣惱，寫一紙忤逆狀子，告在縣裡。卻得閑漢們替過遷衙門上下使費，也不上緊拿人。

常言道：「水平不流，人平不言。」這班閑漢替過遷衙門打點使錢，亦是有所利而為之。若是得利均分，倒也和他其光而同其塵了。因有手腳懶慢的，眼看別人賺錢，心中不忿，卻去過老面前搬嘴，說：「令郎與某人某人往來，怎樣嫖賭，將田產與某處抵銀多少，算來共借有三千銀子。」把那老兒嚇得面如土色，想道：「畜生恁般大膽，如此花費，能消幾時！再過一二年，連我身子也是別人的了。」問道：「如今這畜生在哪裡？」其人道：「見在東門外三里橋北塊下老王三家。他前門是不開的，進了小巷，中間有個小小竹園，便是他後門。內有茅亭三間，此乃令郎安頓之所。」

過善得了下落，喚了五六個家人跟隨，一逕出東門，到三里橋，吩咐眾人，在橋下伺候：「莫要驚走了那畜生。待我喚你們時，便一齊上前。」

也是這日合當有事，過遷恰好和一個朋友說話，不覺送出園門，作別過了，方欲轉身，忽聽得背後吆喝一聲：「畜生哪裡走？」過遷回頭一看，原來是父親，唬得雙腳俱軟，寸步也移不動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過善趕上一步，不由分說，在地下拾起一塊大石塊，口裡恨著一聲，照過遷頂門擊將去，咕刺一聲響，只道這畜生今番性命休矣。正是：

地府忽增不肖鬼，人間已少敗家精。

這一聲，只道打碎天靈蓋了。不想過遷後生眼快，見父親來得兇惡，剛打下時，就旁邊一閃。那石塊恰恰中在側邊一堆亂磚上，打得磚頭亂滾下來。過遷望著巷口便跑。不想去得力猛，反把過善衝倒。過善爬起身來，一頭趕，一頭喊道：「殺爹的逆賊走了！快些拿住！」眾家人聽得家長聲喚，都走攏來看時，過遷已自去得好遠。過善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叫：「快趕！趕著的有賞！」眾人領命，分頭追趕小官人。

過善獨自個氣忿忿地坐在橋上，約有兩個時辰，不見回報。天色將晚，只得忍著氣，一步步捱到家裡。淑女見父親餘怒未息，已猜著八九，上前問其緣故。過善細細告說如此如此。淑女含淚勸道：「爹爹年過五旬，又無七男八女，只有這點骨血。總雖不肖，但可教誨，何忍下此毒手！適來幸喜他躲閃得快，不致傷身。倘有失錯，豈不覆宗絕祀！爹爹，今後斷不可如此！」過善咬牙切齒恨道：「我便為無祀之鬼也罷！這畜生定然饒他不得！」

不題淑女苦勸父親，且說過遷得了性命，不論高低，只望小路亂跑。正行間，背後二人飛也似趕來，一把扯住，定要小官人同回。你道這二人是誰？乃過善家裏義僕小三、小四兄弟。兩個領著老主之命，做一路兒追趕小官人。恰好在此遇見。

過遷掙脫不開，心中忿怒，提起拳頭，照著小四心窩裡便打。小四著了拳，只叫得一聲「阿呀」！仰後便倒，更不做聲。小三見兄弟跌悶在地，只道死了，高聲叫起屈來，扭住小官人死也不放。事到其間，過遷也沒有主意：「左右是個左右，不是我，便是我，一發併了命罷。」捏起兩個拳頭，沒頭沒腦，亂打將來。他曾學個拳法，頗有些手腳。小三如何招架得住，只得放他走了。回身看小四時，已自蘇醒。小三扶他起來，就近處討些湯水，與他吃了。兩個一同回家，報與家主。別個家人趕不著的，也都回了。過善只是嘆氣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過遷一頭走，一頭想：「父親不懷好意了。見今縣裡告下忤逆，如今又打死小四，罪上加罪。這條性命休矣！稱身邊還存得三四兩銀子，可做盤纏，且往遠處逃命，再作區處。」算計已定，連夜奔走。正是：

忙忙如喪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

過遷去有半年，杳無音信，里中傳為已死。這些幫閑的要自脫干係，攛掇債主，教人來過家取討銀子，若不還銀，要收田產。那債主都是有勢有力之家，過善不敢衝撞，只得緩詞謝之。回得一家去時，接腳又是一家來說。門上絡繹不絕，都是討債之人。過善索性不出來相見。各家見不應承，齊告在縣裡。差人拘來審問。

縣令看了文契，對過善道：「這都是你兒子借的，須賴不得！」過善道：「逆子不遵教誨，被這班小人引誘為非，將家業蕩費殆盡，向告在臺，逃遁於外，未蒙審結。所存些少，止勾小人送終之用，豈可復與逆子還債！況子債亦無父還之理。」縣令笑道：「汝尚不肯與子還債，外人怎肯把銀與汝子白用！且引誘汝子者，決非放債之人，如何賴得？總之，汝子不肖，莫怪別人。但父在子不得自專，各家貪圖重利，與敗子私自立券，其心亦是不良。今照契償還本銀，利錢勿論。銀完之日，原契當堂銷毀。居中人重責問罪。」過善被官府斷了，怎敢不依，只得逐一清楚，心中愈加痛恨。倒以兒子死在他鄉為樂，全無思念之意。正是：

種田不熟不如荒，養兒不肖不如無。

話休煩絮。且說過善女兒淑女，天性孝友，相貌端莊，長成一□八歲，尚未許人。你道恁樣大富人家，為甚如此年紀猶未議婚？過善只因是個愛女，要覓個個個中意女婿為配，所以高不成，低不就，揀擇了多少子弟，沒個中意的，蹉跎至今。又因兒子不肖，越把女兒值錢，要擇個出人頭地的，贅人家來，付托家事，故此愈難其配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過善鄰近有一人，姓張名仁，世代耕讀，家頗富饒。夫妻兩口，單生一子，取名孝基，生得相貌魁梧，人物濟楚，深通今古，廣讀詩書。年方二□，未曾婚配。張仁正央媒人尋親，恰好說至過家。過善已曾看見孝基這個丰儀，卻又門當戶對，心中大喜，道：「得此子為婿，我女終身有托矣！」張仁是個獨子，本不捨得贅出。因過善央媒再三來說，又聞其女甚賢，故

此允了。少不得問名納采，奠雁傳書，贅入過家。

孝基雖然贅在過家，每日早晚省視父母，並無少怠。夫妻相待，猶如賓客，敬重過善，同於父母。又且為人謙厚，待人接物，一團和氣，上下之人，無不悅服。過善愛之如子。凡有疑難事體，托他支理，看其才幹。孝基條分理析，井井有方。過善因此愈加歡喜。只有方氏在房，思想丈夫，不知在於何處，並無消耗，未知死活存亡，日夜悲傷不已。

光陰如箭，張孝基在過家不覺又是二年有餘。過善忽然染病，求神罔效，用藥無功。方氏姑嫂二人，晝夜侍奉湯藥。孝基居在外廂，綜理諸事。

那老兒漸漸危篤，自料不起，吩咐女兒治酒，遍請鄰里親戚到家，囑咐道：「列位高親在上。老漢托賴天地祖宗，掙得這些薄產，指望傳諸子孫，世守其業。不幸命薄，生此不肖逆賊，破費許多。向已潛遁在外，未知死生。幸爾尚有一女，婚配得人，聊慰老景。不想今得重疾，不久謝世。故特請列位到來，做個證明，將所有財產，盡傳付夫婿，接續我家宗祀。久已寫下遺囑，煩列位各署個花押。倘或逆子猶在，探我亡後，回家爭執，竟將此告送官司，官府自然明白。」遂於枕邊摸出遺囑，教家人遞與眾人觀看。

此時眾人疑是張孝基見識，尚未開言，只見張孝基說道：「多蒙岳父大恩。但岳父現有子在，萬無財產反歸外姓之理。以小婿愚見，當差人四面訪覓大舅回來，將家業付之，以全父子之情，小婿夫妻自當歸宗。設或大舅身已不幸，尚有舅嫂守節，當交與掌管，然後訪族中之子，立為後嗣。此乃正理。若是小婿承受，外人必有逐子愛婿之謗。鳩偕鵲巢，小婿亦被人談論。這決不敢奉命。」淑女也道：「哥哥只因懼怕爹爹責罰，故躲避在外，料必無恙。丈夫乃外姓之人，豈敢承受。」

眾人見他夫妻說話出於至誠，遂齊聲說道：「令婿令愛之言，亦似有理。且待尋訪小官人，一年半載，待有的信，再作區處。」

過善道：「小婿之言，不是愛我，乃是害我。」眾人道：「如何是害太公？」過善道：「老漢一生辛苦，掙得這些家事，逆子視之猶如糞土，不上半年，破散四千餘金。如此揮霍，便銅斗家計，指日可盡。財產既盡，必至變賣塋墓。那時不惟老漢不能入土，恐祖宗在土之骨，反暴棄荒野矣。」孝基又道：「大舅昔因年幼，為匪人誘惑所致。今已年長，又有某輩好言勸諭，料必改過自新，決不至此。」過善道：「未必，未必！有我在日，嚴加責罰，尚不改悛。我死之後，又何人得而禁之！」眾人都道：「依著我們愚見，不若均分了，兩全其美。令郎回時，也沒得話說。」過善只是不許。孝基夫婦再三苦辭，過善大怒道：「汝亦效逆子要毆死我麼？」眾人見他發惡，乃對孝基道：「令岳執意如此，不必辭了。」遂將遺囑各寫了花押，遞與過老。

淑女又道：「爹爹家財盡付與我夫婦，嫂嫂當置於何地？」過善道：「我已料理在此，不消你慮。」將遺囑付過孝基，孝基夫婦泣拜而受。

過善又摸出二紙捏在手中，請過方長者近前，說道：「逆子不肖，致令愛失其所天，老漢心實不安。但耽誤在此，終為不了。老漢已寫一執照於此，付與令愛。老漢亡後，煩親家引回，另選良配。萬一逆子回來有言，執此赴官訴理。外有田百畝，以償逆子所費妝奩。」道罷，將二紙遞與。方長者也不來接，答道：「小女既歸令郎，乃親家家事，已與老夫無干。況寒門從無二嫁之女，非老夫所願聞，親家請勿開口。」道罷，往外就走。

孝基苦留不住。過善呼媳婦出來說知。方氏大哭道：「妾聞婦人之義，從一而終。夫死而嫁，志者恥為。何況妾夫尚在，豈可為此狗彘之事！」過善又道：「逆子總在，這等不肖，守之何益！」方氏道：「妾夫雖不肖，妾志不可改。必欲奪妾之志，有死而已。」過善道：「你有此志氣，固是好事。但我亡後，家產已付夫婿掌管。你居於此，須不穩便。」淑女道：「爹爹，嫂嫂既肯守節，家業自然該他承受。孩兒歸於夫家，才是正理。」方氏道：「姑娘，我又無子嗣，要這些家財何用！公公既有田百畝與我，當歸母家，以贍此生。即丈夫回家，亦可度日。」眾人齊聲稱好。

過善道：「媳婦，你與過門爭氣，這百畝田尚少，再增田二百畝，銀子二百兩，與你終身受用。」方氏含淚拜謝。分撥已定，過善教女婿留親戚鄰里於堂中飲酒，至晚方散。

那過善本來病勢已有八九分了，卻又勉強料理這事。喉長氣短，費舌勞唇，勞碌這半日，到晚上愈加沉重。女兒、媳婦守在床邊，啼啼哭哭。張孝基備辦後事，早已停當。又過數日，嗚呼哀哉！正是：

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

女兒媳婦都哭得昏迷幾次。張孝基也□□哀痛。衣衾棺槨，極其華美。七七之中，開喪受弔，延請僧道，修做好事，以資冥福。擇選吉日，葬於祖塋。每事務從豐厚。殯葬之後，方氏收拾，歸於母家。姑嫂不忍分捨，大哭而別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張孝基將丈人所遺家產錢財米穀，一一登記賬簿，又差人各處訪問過遷，並無蹤影。

時光似箭，歲月如流，倏忽便過五年。那時張孝基生下兩個兒子，門首添個解當鋪兒，用個主管，總其出入。家事比過善手內，又增幾倍。

話休煩絮。一日張孝基有事來到陳留郡中，借個寓所住下。偶同家人到各處遊玩。末後來至市上，只見個有病乞丐，坐在一人家檐下。那人家驅逐他起身。張孝基心中不忍，教家人朱信捨與他幾個錢鈔。那朱信原是過家老僕，極會鑒貌辨色，隨機應變，是個伶俐人兒。當下取錢遞與這乞丐，把眼觀看，吃了一驚，急忙趕來，對張孝基說道：「官人向來尋訪小官人下落。適來丐者，面貌好生廝像。」張孝基便定了腳，吩咐道：「你再去細看。若果是他，必然認得你。且莫說我是你家女婿，太公產業都歸於我。只說家已破散，我乃是你新主人，看他如何對答，然後你便引他來相見，我自有處。」

朱信得了言語，覆身轉去，見他正低著頭，把錢繫在一根衣帶上，藏在腰裡。朱信仔細一看，更無疑惑。那丐者起先捨錢與他時，其心全在錢上，哪個來看捨錢的是誰。這次朱信去看時，他已把錢藏過，也舉起眼來，認得是自家家人，不覺失聲叫道：「朱信，你同誰在這裡？」朱信便道：「小官人，你如何流落至此？」

過遷泣道：「自從那日逃奔出門，欲要央人來勸解爹爹，不想路上恰遇著小三、小四兄弟兩個攔阻住了，務要拖我回家。我想爹爹正在盛怒之時，這番若回，性命決難活。匆忙之際，一拳打去，不意小四跌倒便死。心中害怕，連夜逃命，奔了幾日，方到這裡。在客店中歇了幾時，把身邊銀兩吃盡，被他趕將出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求乞度命。日夜思家，沒處討個信息，天幸今日遇你。可實對我說，那日小四死了，爹爹有何話說？」朱信道：「小四當時醒了轉來，不曾得死。太公已去世五年矣。」

過遷見說父親已死，叫聲：「苦也！」望下便倒。朱信上前扶起，喉中哽咽，哭不出聲。嗚嗚了好一回，方才放聲大哭道：「我指望回家，央人求告收留，依原父子相聚，誰想已不在了！」悲聲慘切，朱信亦不覺墮淚。哭了一回，乃問道：「爹爹既故，這些家私是誰掌管？」朱信道：「太公未亡之前，小官人所借這些債主，齊來取索。太公不肯承認，被告官司。衙門中用了無數銀子。及至審問，一一斷還，田產已去大半。小娘子出嫁，妝奩又去了好些。太公臨終時，恨小官人不學好，盡數分散親戚。存下些少，太公死後，家無正主，童僕等輩，一頓亂搶，分毫不留。止存住宅，賣與我新主人張大官人，把來喪中殯葬之用。如今寸土俱無了。」

過遷見說，又哭起來道：「我只道家業還在，如今掙扎性命回去，學好為人，不料破費至此！」又問道：「家產便無了，我渾家卻在何處？妹子嫁於那家？」朱信道：「小娘子就嫁在近處人家，大嫂倒不好說。」過遷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朱信道：「太公因久不見小官人消息，只道已故，送歸母家，令他改嫁。」過遷道：「可曉得嫁也不曾？」朱信道：「老奴為投了新主人，不時差往遠處，在家日少，不曾細問，想是已嫁去了。」

過遷撫膺大慟道：「只為我一身不肖，家破人亡，財為他人所有，妻為他人所得，誠天地間一大罪人也！要這狗命何用，不如死休！」望著階沿石上便要撞死。朱信一把扯住道：「小官人，螻蟻尚且貪生，如何這等短見！」過遷道：「昔年還想有歸鄉的日

子，故忍恥偷生。今已無家可歸，不如早些死了，省得在此出醜。」朱信道：「好死不如惡活！不可如此。老奴新主人做人甚好，待我引去相見，求他帶回鄉里。倘有用得著你之處，就在他家安身立命，到老來還有個結果。若死在這裡，有誰收取你的屍骸？卻不枉了這一死！」過遷沉吟了一回道：「你話倒說得是。但羞人子，怎好去相見？萬一不留，反乾折這番面皮。」朱信道：「至此地位，還顧得甚麼羞恥！」

過遷道：「既如此，不要說出我真姓名來，只說是你的親戚罷。」朱信道：「適才我先講過了，怎好改得？」當下過遷無奈，只得把身上破衣裳整一整，隨朱信而來。

張孝基遠遠站在人家屋下，望見他啼哭這一段光景，覺道他有懊悔之念，不勝嘆息。過遷走近孝基身邊，低著頭站下。朱信先說道：「告官人，正是老奴舊日小主人，因逃難出來，流落在此。求官人留他則個。」便叫道：「過來見了官人。」

過遷上前欲要作揖，去扯那袖子，卻都只有得半截，又是破的，左扯也蓋不來手，右扯也遮不著臂，只得抄著手，唱個喏。張孝基看了，愈加可憐，因是舅子，不好受他的禮，還了個半禮，乃道：「噯！你是個好人家子息，怎麼到這等田地？但收留你回去，沒有用處，卻怎好？」朱信道：「告官人，隨分胡亂留他罷！」張孝基道：「你可會灌園麼？」過遷道：「小人雖然不會，情願用心去學。」張孝基道：「只怕你是受用的人，如何吃得恁樣辛苦？」過遷道：「小人到此地位，如何敢辭辛苦！」

張孝基道：「這也罷。只是依得三件事，方帶你回去，若依不得，不敢相留。」過遷道：「不知是那三件？」張孝基道：「第一件，只許住在園上，飯食教人送與你吃，不許往外行走。若跨出了園門，就不許跨進園門。」過遷道：「小人玷辱祖宗，有何顏見人，往外行走！住在園上，正是本願。這個依得。」張孝基見說話有自愧之念，甚是歡喜，又道：「第二件，要早起晏息，不許貪眠懶怠偷工。」過遷道：「小人天未明就起身，直至黑了方止。若有月的日子，夜裡也做，怎敢偷工！這個也依得。」孝基又道：「夜裡倒不消得，只日裡不偷工就夠了。第三件，若有不到之處，任憑我責罰，不許怨恨。」過遷道：「既蒙收養，便是重生父母，但憑責罰，死而無怨。」張孝基道：「既都肯依，隨我來。」也不去閑玩，覆轉身引到寓所門口，過遷隨將進來。

主人家見是個乞丐，大聲叱吒，不容進門。張孝基道：「莫趕他，這是我家的人。」主人道：「這乞丐常是在這裡討飯吃，怎麼是在府上家人？」朱信道：「一向流落在此，今日遇見的。」

到裡邊開了房門，張孝基坐下，吩咐道：「你隨了我，這模樣不好看相。朱信，你去教主人家燒些湯與他洗淨了身子，省兩件衣服與他換了，把些飯食與他吃。」朱信便去教主人家燒起湯來，喚過遷去洗浴。過遷自出門這幾年，從不曾見湯面。今日這浴，就如脫皮退殼，身上糞穢，足足洗了半缸。朱信將衣服與他穿起，梳好了頭髮，比前便大不相同。朱信取過飯來，恣意一飽。

那過遷身子本來有些病體，又苦了一苦，又在當風處洗了浴，見著飯又多吃了碗，三合湊，到夜裡生起病來。張孝基倩醫調治，有一個多月，方才痊愈。

張孝基事體已完，算還了房錢，收拾起身。又雇了個性口與過遷乘坐。一行四眾，循著大路而來。張孝基開言道：「過遷，你是舊家子弟，我不好喚你名字，如今改叫做過小乙。」又吩咐朱信：「你們叫他小乙哥，兩下穩便。」朱信道：「小人知道。」

張孝基道：「小乙，今日路上無聊，你把向日興頭事情，細細說與我消遣。」過遷道：「官人，往事休題！若說起來，羞也羞死了。」張孝基道：「你當時是個風流趣人，有甚麼羞！且略說些麼。」過遷被逼不過，只得一直說前後浪費之事。張孝基道：「你起初恁般快活，前日街頭這樣苦楚，可覺有些過不去麼？」過遷道：「小人當時年幼無知，又被人哄騙，以致如此。懊悔無及矣！」張孝基道：「只怕有了銀子，還去快活哩。」過遷道：「小人性命已是多了的，還做這樁事，便殺我也不敢去！」張孝基又對朱信道：「你是他老人家，可曉得太公少年時也曾恁般快活過麼？」朱信道：「可憐他日夜只想做人家，何曾捨得使一文屈錢！卻想這樣事！」孝基道：「你且說怎地樣做人家？」朱信扳指頭一歲起運，細說怎地勤勞，如何辛苦，方掙得這等家事。不想小乙哥把來看得像土塊一般，弄得人亡家破。過遷聽了，只管哀泣。張孝基道：「你如今哭也遲了，只是將來學做好人，還有個出頭日子。」一路上熱一句，冷一句，把話打著他心事。過遷漸漸自怨自艾，懊悔不迭。正是：

臨崖立馬收韁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。

在路行了幾日，來到許昌，張孝基打發朱信先將行李歸家，報告渾家，自同過遷逕到自己家中，見過父母，將此事說知。令過遷相見已畢，遂引到後園，打掃一間房子，把出被窩之類，交付安歇，又吩咐道：「不許到別處行走。我若查出時，定然責罰！」過遷連聲答應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

孝基別了父母，回至家中，悄悄與渾家說了。渾家再三稱謝，不題。

且說過遷當晚住下，次日起早，便起身擔著器具去鋤地。看那園時，甚是廣闊，周圍編竹為籬。張太公也是做家之人，並不種甚花木，單種的是蔬菜。灌園的非止一人。過遷初時，哪裡運弄得來？他也不管，一味蠻墾。過了數日，漸覺熟落，好不歡喜。每日擔水灌澆，刈草鋤墾，也不與人搭話。從清晨直至黃昏，略不少息。或遇淒風楚雨之時，思想父親，吞聲痛泣。欲要往墳上叩個頭兒，又守著規矩，不敢出門。想起妹子，聞說就嫁在左近，卻不知是那家。意欲見他一面，又想：「今日落於人後，何顏去見妹子。總不嫌我，倘被妹夫父母兄弟奚落，卻不自取其辱！」索性把這念頭休了。

且說張孝基日日差人察聽，見如此勤謹，萬分歡喜。又教人私下試他，說：「小乙哥，你何苦日夜這般勞碌？偷些工夫同我到街坊上頑耍頑耍，請你吃三杯，可好麼？」過遷大怒道：「你這人自己怠惰，已是不該，卻又來引誘我為非！下次如此，定然稟知家主。」

一日，張孝基自來查點，假意尋他事過，高聲叱喝要打。過遷伏在地上，說道：「是小人有罪，正該責罰。」張孝基恨了幾聲，乃道：「姑恕你初次，且計較。倘若再犯，定然不饒。」過遷頓首唯唯。

自此之後，愈加奮勵。約莫半年，並無倦怠之意，足跡不敢跨出園門。

張孝基見他悔過之念已堅，一日，教人拿著一套衣服並巾幘鞋襪之類，來到園上，對過遷道：「我看你作事勤謹，甚是可用。如今解庫中少個人相幫，你倒去得，可戴了巾幘，隨我同去。」過遷道：「小人得蒙收留灌園，已出望外，豈敢復望解庫中使令？」張孝基道：「不必推辭，但得用心支理，便是你的好處了。」

過遷即便裹起巾幘，整頓衣裳。此時模樣，比前更是不同。隨孝基至堂中，作別張太公出門。路上無顏見人，低著頭而走。不一時，望見自家門首，心中傷感，暗自掉下淚來。到得門口，只見舊日家人都叉手拱立兩邊，讓張孝基進門。過遷想道：「我家這些人，如何都歸在他家？想是隨屋賣的了。」卻也不敢呼喚，只低著頭而走。眾家人隨後也跟進來。到了堂中，便立住腳不行，見桌椅傢伙之類，俱是自家故物，愈加淒慘。張孝基道：「你隨我來，教你見一個人。」

過遷正不知見那個，只得又隨著而走。卻從堂後轉向左邊。過遷認得這徑道乃他家舊時往家廟去之路。漸漸至近，孝基指著堂中道：「有人在裡邊，你進去認一認。」過遷急忙走去，擡頭看見父親神影，翻身拜倒在地，哭道：「不肖子流落卑污，玷辱家門，生不能侍奉湯藥，死不能送骨入土，忤逆不道，粉骨難贖！」以頭叩地，血被於面。正哭間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哭來，叫道：「哥哥，你一去不回，全不把爹爹為念！」過遷舉眼見是妹子，一把扯住道：「妹子，只道今生已無再見之期，不料復得與你相會！」哥妹二人，相持大哭。

昔年流落實堪傷，今日相逢轉斷腸。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！

哥妹哭了一回，過遷向張孝基拜謝道：「若非妹丈救我性命，必作異鄉之鬼矣！大恩大德，將何補報！」張孝基扶起道：「自家骨肉，何出此言！但得老舅改過自新，以慰岳丈在天之靈，勝似報我也。」過遷泣謝道：「不肖謹守妹丈向日約束，倘有不到處，一依前番責罰。」張孝基笑道：「前者老舅不知詳細，故用權宜之策。今已明白，豈有是理！但須自戒可也。」

當下張孝基喚眾家人來，拜見已畢，回至房中。淑女整治酒餚款待。過遷乃問：「你的大嫂嫁了何人？」淑女道：「哥哥，你怎說這話，卻不枉殺了人！當日爹爹病重，主張教嫂嫂轉嫁，嫂嫂立志不從。」乃把前事細說一遍，又道：「如今見守在家，怎麼說他嫁人！」

過遷見說妻子貞節，又不覺淚下，乃道：「我哪裡曉得！都是朱信之言。」張孝基道：「此乃一時哄你的話。待過幾時，同你去見令岳，迎大嫂來家。」過遷道：「這個我也不想矣，但要到爹爹墓上走遭。」張孝基道：「這事容易！」

到次早，備辦祭禮，同到墓上。過遷哭拜道：「不肖子違背爹爹，罪該萬死！今願改行自新，以贖前非，望乞陰靈洞鑒。」祝罷，又哭。張孝基勸住了，回到家中，把解庫中銀錢點明，付與過遷掌管。那過遷雖管了解庫，一照灌園時早起晏眠，不辭辛苦，出入銀兩，公平謹慎。往來的人，無不歡喜。將張孝基夫妻恭敬猶如父母。倘有疑難之事，便來請問。終日住在店中，毫無昔日之態。此時親戚盡曉得他已回家，俱來相探。彼此只作個揖，未敢深談。

過了兩三個月，張孝基還恐他心活，又令人來試他說：「小官人，你平昔好頑，沒銀時還各處抵借來用。今見放著白晃晃許多東西，倒呆坐看守！近日有個絕妙的人兒，有□二分才色，藏在一個所在。若有興，同去吃杯茶，何如？」過遷聽罷，大喝道：「你這鳥人！我只因當初被人引誘壞了，弄得破家蕩產，幾乎送了性命。心下正恨著這班賊男女，你卻又來哄我！」便要扯去見張孝基。那人招稱不是，方才罷了。孝基聞知如此，不勝之喜。

時光迅速，不覺又是半年。張孝基把庫中賬目，細細查算，分毫不差，乃對過遷說道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向日你初回時，我便要上覆令岳，迎大嫂與老舅完聚。恐他還疑你是個敗子，未必肯許，故此止了。今你悔過之名，人都曉得，去迎大嫂，料無推托。如今可即同去。」過遷依允。淑女取出一副新鮮衣服與他穿起，同至方家。方長者出來相見。

過遷拜倒在地道：「小婿不肖，有負岳父、賢妻！今已改過前非，欲迎令愛完聚。」方長者扶起道：「不消拜，你之所行，我盡已知道。小女既歸於汝，老夫自當送來。」張孝基道：「親翁還在何日送來？」方長者道：「就明日便了。」張孝基道：「親翁亦求一顧，尚有話說。」方長者應允。二人作別，回到家裡。

張孝基遍請親戚鄰里，於明日吃慶喜筵席。

到次日午前，方氏已到。過遷哥妹出去相迎。相見之時，悲喜交集。方氏又請張孝基拜謝。少頃，諸親俱到，相見已畢，無不稱讚孝基夫婦玉成之德、過遷改悔之善、方氏志節之堅。

不一時，酒筵完備。張孝基安席定位，敘齒而坐。酒過數巡，食供三套，張孝基起身進去，教人捧出一個箱兒，放於桌上，討個大杯，滿斟熱酒，親自遞與過遷道：「大舅，滿飲此杯。」過遷見孝基所敬，不敢推托，雙手來接道：「過遷理合敬妹丈，如何反勞尊賜？」張孝基道：「大舅就請乾了，還有話說。」過遷一吸而盡。孝基將鑰匙開了那隻箱兒，箱內取出□來本文簿，遞與過遷：「你請收了這幾本賬目。」過遷接了，問道：「妹丈，這是甚麼賬？」

張孝基道：「你且收下，待我細說。」乃對眾人道：「列位尊長在上，小生有一言相稟。」眾人俱站立起身道：「不知足下有何見論？老漢們願聞清誨。」遂側耳拱聽。張孝基疊出兩個指頭，說將出來，言無數句，使聽者無不嘖嘖稱羨。正是：

錢財如糞土，仁義值千金。

曾記床頭語，窮通不二心。

當下張孝基說道：「昔年岳父只因大舅蕩費家業，故將財產傳與小生。當時再三推辭，岳父執意不從。因見正在病中，恐觸其怒，反非愛敬之意，故勉強承受。此皆列位尊長所共見，不必再細言。及岳父棄世之後，差人四處尋訪大舅。四五年間，毫無蹤影。天意陳留得遇，當時本欲直陳，交還原產；仍恐其舊態猶存，依然浪費，豈不反負岳父這段恩德！故將真情隱匿，使之耕種，繩以規矩，勞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兼以良言勸諭，隱語諷刺，冀其悔過自新。幸喜彼亦自覺前非，怨艾日深，幡然遷改。及令管庫，處心公平，臨事馴謹。數月以來，絲毫不苟。某猶恐其心未堅，幾遍教人試誘，心如鐵石，片語難投，竟為志誠君子矣！故特請列位尊長到此，將昔日岳父所授財產，並歷年收積米穀布帛銀錢，分毫不敢妄用，一一開載賬上。今日交還老舅，明早同令妹即搬歸寒舍矣。」

又在篋中取出一紙文書，也奉與過遷道：「這幅紙乃昔年岳父遺囑，一發奉還。適來這杯酒，乃勸大舅，自今以後兢兢業業，克儉克勤，以副岳父泉臺之望。勿得意盈志滿，又生別念。戒之，戒之！」

眾人到此，方知昔年張孝基苦辭不受，乃是真情，稱嘆不已。

過遷見說，哭拜於地道：「不肖悖逆天道，流落他鄉，自分橫死街衢，永無歸期。此產豈為我有！幸逢妹丈救回故里，朝夕訓誨，激勵成人，全我父子，完我夫婦，延我宗祀，正所謂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妹丈。此恩此德，高天厚地，殺身難報。即使鞭鞭隨躅，亦為過分，豈敢復有他望！況不肖一生違逆父命，罪惡深重，無門可贖。今此產乃先人主張授君，如歸不肖，卻不又逆父志，益增我罪！」

張孝基扶起道：「大舅差矣！岳父一世辛苦，實欲傳之子孫世守。不意大舅飄零於外，又無他子可承，付之於我，此乃萬不得已，豈是他之本念。今大舅已改前愆，守成其業，正是繼父之志。岳父在天，亦必倘佯長笑，怎麼反增你罪？」過遷又將言語推辭。

兩下你讓我卻，各不肯收受，連眾人都沒主意。

方長者開言對張孝基道：「承姑丈高誼，小婿義不容辭。但全歸之，其心何安！依老夫愚見，各受其半，庶不過情。」眾人齊道：「長者之言甚是！昔日老漢們亦有此議，只因太公不允，所以止了。不想今日原從這著。可見老成之見，大略相同。」張孝基道：「親翁，子承父業，乃是正理，有甚不安！若各分其半，即如不還一般了。這怎使得！」方長者又道：「既不願分，不若同居於此，協力經營。待後分之子孫，何如？」張孝基道：「寒家自有敝廬薄產，子孫豈可占過氏之物？」眾人見執意不肯，俱勸過遷受領。

過遷卻又不肯，跑進裡邊，見妹子正與方氏飲酒，過遷上前哭訴其事，教妹子勸張孝基受其半。那知淑女說話與丈夫一般。過遷夫婦跪拜哀求，只是不允。過遷推托不去，再拜而受。眾人齊讚道：「張君高義，千古所無！」唐人羅隱先生有讚云：

能生之，不能富之；能富之，不能教之。死而生之，貧而富之，小人而君子之。嗚呼孝基，真可為百世之師！

當日直飲至晚而散。到次日，張孝基叫渾家收拾回家。過遷苦留道：「妹丈財產既已不受，且同居於此，相聚幾時，何忍遽別！」張孝基道：「我家去此不遠，朝暮便見，與居此何異？」過遷料留不住，乃道：「既如此，容明日治一酌與妹丈為錢，後日去何如？」孝基許之。

次日，過遷大排筵席，廣延男女親鄰，並張太公夫婦。張媽媽守家不至。請張太公坐了首席，其餘賓客依次而坐。裡邊方氏姑嫂女親，自不必說。是日筵席，水陸畢備，極其豐富。眾客盡歡而別。客去後，張孝基對過遷道：「大舅，岳父存日，從不曾如此之費。下次只宜儉省，不可以此為則。」過遷唯唯。

次日，孝基夫婦只收拾妝奩中之物，其餘一毫不動，領著兩個兒子，作辭起身。過遷、方氏同婢僕直送至張家，置酒款待而回。自此之後，過遷操守愈勵，遂為鄉閭善士。只因勤苦太過，漸漸習成父親慳吝樣子。後亦生下一子，名師儉。因懲自己昔年之失，嚴加教誨。此是後話不題。

且說里中父老，敬張孝基之義，將其事申聞郡縣，郡縣上之於朝。其時正是曹丕篡漢，欲收人望，遂下書徵聘。孝基惡魏乃僭竊之朝，恥食其祿，以親老為辭，不肯就辟。

後父母百年後，哀毀骨立，喪葬合禮，其名愈著。州郡俱舉孝廉。凡五詔，俱以疾辭。有人問其緣故，孝基笑而不答。隱於田

里，躬耕樂道，教育二子。長子名繼，次子名紹，皆仁孝有學行，里中咸願與之婚。孝基擇有世德者配之。孝基年五□外，忽夢上帝膺召，夫婦遂雙雙得疾。二子日夜侍奉湯藥，衣不解帶。

過遷聞知，率其子過師儉同來，亦如二子一般侍奉。孝基謝而止之。過遷道：「感君之德，恨不能身代。今聊效區區，何足為謝？」

過了數日，夫婦同逝。臨終之時，異香滿室。鄰里俱聞空中車馬音樂之聲，從東而去。二子哀慟，自不必說。那過遷哭絕復甦，至於嘔血。喪葬之費，俱過遷為之置辦。二子泣辭再三，過遷不允。

一月後，有親友從洛中回來，至張家弔奠，述云：「某日於嵩山遊玩，忽見旌幢騶御滿野。某等避在林中觀看，見車上坐著一人，絳袍玉帶，威儀如王者，兩邊錦衣花帽，侍衛多人。仔細一認，乃是令先君。某等驚喜，出林趨揖。令先君下車相慰。某等問道：『公何時就徵，遂為此顯官？』令先君答云：『某非陽官，乃陰職也。上帝以某還財之事，命主此山。煩傳示吾子，不必過哀。』言訖，倏然不見。方知令先君已為神矣。」二子聞言，不勝哀感。

那時傳遍鄉里，無不嘆異。相率為善，名其里為義感鄉。晉武帝時，州郡舉二子孝廉，俱為顯官。過遷年至八旬外而終。兩家子孫繁盛，世為姻戚云。

還財陰德澤流長，千古名傳義感鄉。

多少競財疏骨肉，應知無面向嵩山。